

林散之詩集

——江上詩存

增訂本

林散之詩集
增訂本



一九五九年七月
林散之

文物出版社

林散之研究會 整理

林散之詩集

江上詩存 增訂本

文物出版社

封面設計 周小瑋
責任編輯 李 諍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林散之詩集·江上詩存增訂本 / 林散之研究會整理.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9

ISBN 7-5010-1588-0

I. 林… II. 林… III. 詩歌-作品集-中國-當代
IV. I 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011703 號

林散之詩集 ——《江上詩存》增訂本	林散之研究會 整理	出版 發行 文物出版社 * (北京五四大街二九號)	印刷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 新華書店	二〇〇四年九月 第一版 二〇〇四年九月 第一次印刷	定價: 五十五圓
----------------------	-----------	---------------------------------------	------------------	------------	------------------------------	----------

880 × 1230 1/16 印張: 16.75

ISBN 7-5010-1588-0/I·2

顧問

丁海中

姚玉舟

主編

陳艾中

季伏昆

審訂

李秋水

常國武

周本淳



林散之先生在寓所

(1981年陳艾中攝)

○秋雨得趣
一訓画扇詠二首次均却寄

知音久許李龜年雅均新聲訂後前春水生來如
文好秋華老去帶霜妍贈君豈是龍皮扇傳世
應求蛟術編各有幽懷名士恨未妨大笑語言

顛

藏山竟日有細雨獨洒寒敲點加遠道何人苦
寄字袍燈此在喜用花孤吟幾擬中唐體滋墨
深慙大米家正是荒園果未熟無從報子東東如
瓜

三十六年秋莫徽之初藁



此扇空在
遊菴物我有
詩秋自
用行次均

後卷

祝中日邦交永締不渝

日映天門一望升。有人招手向蓬萊。
秋帆無限波濤里。載得東方支

復來。新礪蒲葦。西一釵。相封未肯獨先。
嘗。麻姑笑指三。問。海。曲。就。臨。台。
田。郎。

七三年八月稿 林散之



贈子規五首

子規志喘咳。移年瘡念成時。
 零光。昨日即好。未。知子近多病。老病已可憐。况逢嚴
 冬。今。可。多。思。老。慙。歎。歎。無。可。進。深。恐。遠。悔。也。
 用。心。耐。競。思。起。事。均。假。修。息。遠。悔。也。
 五事。是。清。歌。神。仙。豈。可。得。先。陰。不。肯。睡。不。我
 此。少。壯。悠。悠。東。逝。水。一。浪。推。一。浪。前。人。待。後。人。相
 繼。不。相。續。
 記。子。子。相。識。年。新。十。九。
 初。回。村。子。近。年。十。七。歲。
 你。信。何。的。十。九。歲。
 之。画

林散之詩稿手蹟 三之一

許。年。生。後。不。忘。申。願。忽。一。今。年。今。為。成。表
 朽。天。代。其。無。情。白。云。白。蒼。狗。
 我。身。在。以。用。我。心。在。以。用。相。去。不。百。里。近。一。水
 隔。猶。憶。定。前。約。蕭。瑟。風。向。和。共。對。一。燈。青。
 瑣。屑。誰。令。苦。
 投。筆。事。以。我。恨。身。難。越。志。長。日。生。空。前。為。人
 作。字。字。一。寫。竟。何。用。無。補。國。家。事。秋。三。才
 心。唯。君。知。我。意。

七九年元月初五日夜半稿



林散之詩稿手蹟 三之二

鳥江古得
一吳頭林
尾山以上
屈於一以百
吳實吳林
一交界更

江上 乙未年四月廿二日稿
旧水建新水 滑一吳楚之交沙移
左渡遠浪打獨山高谷鳥鳴傳
畫江脈噴着喉 殘磯行未泯
無評伴漁樵

鳥江出山口得一左渡今已湮沒獨山在
三山隔遠沙水互寫連來獨山附近行回前
階已渡近連了評矣

贈香門子

文園詩全病如。晨日定有華信。
海上隔岸秋光新到。如竹少元一射。
君去。嫩。到。如。到。到。秋。香。葉。到。已。三。眠。
一。床。初。香。風。以。笑。玄。試。波。聲。正。接。
大。

七年七月之秋日稿

昨。夜。風。吹。與。江。水。我。從。南。山。到。此。山。中。花。木。傳。奇。年。景。
 支。今。年。已。老。矣。人。間。大。才。特。孔。仲。萬。象。軒。騰。日。景。
 去。非。年。成。新。俗。新。行。迹。已。後。意。剛。乘。志。在。苦。心。精。
 學。習。自。招。罪。過。也。誰。惜。安。閒。笑。忽。種。瓜。人。肩。荷。
 銀。錢。白。滿。立。

七、八、年 甲月十五白

林散之詩稿手蹟 六

序

散之老人長功十四載，忘年相契，獎譽極深。承以所作山水及草書見貽，並蒙長句之錫。今夏杖履北來，復出選存詩稿三十六卷，附錄一卷見示，諄命綴語卷中。功失學無文，何足以論先生之詩？然執業爲閭里書師者數十年，亦嘗瀏覽群賢韻語。近世文人之作，趨向大約數端：學邃功深者，時呈僻澀；才清力弱者，但飾風華；而畫家吟詠，又多蒙盆景之誚。竊謂詩與畫本同功，凡有意求工者，最易落作家習氣。伏讀老人之詩，胸羅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讀萬卷書而行萬里路者。發于筆下，浩浩然，隨意所之，無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應手之樂。稿中自註最愛宋人之詩，如勉求近似者，惟楊誠齋或堪比附。然老人之詩，于國之敵，民之賊，當誅者誅，當伐者伐，正氣英光，貫穿于篇什之中，則又誠齋之所不具，抑且有所不能者也。知夫此，始可以讀老人之詩。校字既畢，因書卷末，以告世之獲讀斯集者。

一九七五年五月 啓功

詩

不須紙背認仙骸，照眼琉璃萬頃堆。

風雨蕭蕭驚筆落，精神躍躍看花開。

莊嚴色相臻三絕，老辣文章見霸才。

三載感翁勤拂拭，愧余心境未離埃。

散之翁屢以詩書畫見貽，感其誨我不倦之意，久無以爲報。頃翁北來，相見甚歡，並得讀行篋中詩稿，益深欽佩！謹次韻三年前惠贈之作，奉和一章，不盡歡喜讚嘆之意。即希雅正。

自序

詩、性情而已。詩言志，志即性情之所寄託，而進修之所遵守也。于功力，于風格，于境界，又技之進也。無性情，不足以言詩；無志，更不足以言性情。《詩》三百篇，風雅頌，都發乎性情之中而達乎言語之外，使人諷諭不置，習之不倦，少而學之，老而彌篤，性情真也。屈原《離騷》，上繼《國風》，美人香草，寄託遙深，實變風雅之章，尤抒情之佳什也。自漢魏六朝以降，詩凡數變：建安七子，晉宋鮑謝諸大家輩出，一變也；四傑，又一變也；王孟承運，逮乎盛唐之世，始變初體；李杜爭高競秀，質樸天真，唐詩之突變也。而各抒面目，涵蓋天地，其深淺無間可伺，造化之精靈，聚于此時，人巧奪天功矣。韓昌黎謂『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盛唐一傑，未敢軒輊。元白繼出，韓劉迭興，大曆十子，足爲嗣音，世無逾此。晚唐以溫李爲宗，樊川逸興遄飛，發于天籟，七絕爲冠；溫不如李，李學杜而能獨具精神，此善于學者。至宋歐蘇，又變三唐之風，以氣爲主，以精神爲旋斡，視唐之爾雅，又一變矣。七古以荆公爲奇創，五古以后山爲精深。荆公山谷皆學杜，而山谷又特出，別樹一軍。獨東坡學李青蓮，大開大合，成一代風氣。此宋詩所以爲宋詩，別于三唐，獨立千古，而能遺蛻其迹象，另闢堂奧者也。有明一代，及清之雍正、乾隆道光間，宋詩始稍稍振起，回其頹風，擴而張之，然而已被壓制數百年矣。蓋詩學代有廢興，唐以詞賦選士，重辭令，宋詩能變唐律，除舊習，自來自往，無古無今。王荆公之奇峭，陳后山之艱深，實爲宋代之首，非薄宋厚唐者所可窺測。元詩遺山以外衰微。明詩以前後七子擅名一代，互有得失，詩誠難言已哉。余學詩，先從含山張先生，宗盛唐，後改中唐，力宗少陵，爲之弗輟；韓氏爲百代所宗，又勉爲之，宋之蘇黃，變唐之體，由唐而宋，不倦也。力薄而涉遠，學淺而嘗深，老而無成，殊增慚悚。

夫詩有四要：曰情、曰景、曰意、曰事。情景有異同，意事有難易。情與意發于內，景與事受于外。情景乃詩之媒介，意事乃詩之胚胎。雖然情景有深淺，摹寫有難易，措詞有雅俗，此又在乎天分與功力之高下也。其功力深者，發于辭也雅而醇，其功力淺者，發于辭也粗而俗。要使天分既高，才氣遠舉，所養深，讀書富，吐屬數言，流于萬匯，元氣渾成，合爲一體，斯爲上乘不凡之品矣。

余少也鈍，六歲入塾，讀《毛詩》三年不能卒業。然于盛唐諸家詩，心竊好之，好而讀，讀而愛心生。師授以唐詩三百首，喜而藏之，無事即吟，久之成習。又授沈約四聲之法，並教以屬對，先一字、五字、七字，從此粗知詩之所以爲詩矣。十四歲先父去世，家道驟落，遂輟學。遵先父遺言，以余生資魯鈍，既不能業商，又無力入學上進。經父友曾君薦，從南京張青甫先生學畫工筆人物。爭奈乍別慈母，孺念之情，不能割置，遂辭師，偃蹇以歸。家母泣謂余曰：『汝不能南遊矣，繼續讀書，謀塾師，可藉糊口足矣。』以故介識烏江范柳堂先生學時藝，並識烏江范培開先生學書法。范爲含山張栗庵先生門人，習唐碑有功力，惜未能由楷入行，而驟入草，時賢評爲狂怪失理，用筆用墨亦未得古人之法，釘頭鼠尾，諸病叢生。張先生謂其學書，中年尚能守法，後誤學草，一誤再誤，終生不返，惜矣。復謂余曰：『士子爲學，在而立之年當識門徑，誤入歧途，無藥可醫，雖師友不能進一言。』汝學詩古文辭，夙所秉承，尚能進其所解。惟書畫之道，各有師承，非可臆造，此漢儒經師，所以有家庭法也。汝今力學甚勤，豈可驚于虛聲，空度歲月，應求真師，以謀深造。現有黃賓虹先生，海內名宿，宜急求之，當爲書薦。清時，皖省辦有敬敷書院，各省都有，聘翰苑名儒任院長。各縣推選一優異人才，讀書其中。和含二縣，推薦栗庵先生。徽歙二縣，推薦賓虹先生。在書院中，張、黃結爲至友。余謹受命。是時，任私塾教師有年矣，毅然辭去，負笈滬濱，從而受業。賓師以張老薦，勤懇教授。師曰：『汝之書畫稍有才氣，惟筆墨二字未知古人之法。書畫一道，要以筆墨爲主，古人千言萬語，口傳手授，自有真詮，汝宜盡心觀察，其運用玄旨，重在參悟，非言語所能盡其緒也。』爭奈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往返如是數年，遂歸江上，閉門潛學，以盡張先生之所講授，黃先生之所啓迪，痛改前非，不辭晝夜，惟積習既深，改之不易。竭三年之力，稍稍變其舊貌。又逾年，忽發遠遊寫生之念，不謀于家人，挾一冊一筆，半肩行李，捆載艱難，萬里奔波，不辭勞瘁，亦黃先生之素志也。是遊也，跋涉一萬八千餘里，得寫生稿八百餘幅，詩二百餘首，亦云勤矣。

歸後，第二年中日戰爭爆發，潛居鄉間，東奔西徙，不遑寧處。生民塗炭，徒深黃草之悲；大陸沉淪，空抱漆室之嘆。書生憂國，無補時艱；赤幟高張，崛起有望。余以草萊之身，拔之衽席之上，參加國家會議，芻蕘之言，謬蒙採納，謂非殊寵可乎？回首平生，驚寵之餘，轉爲嗟惜，少而貧病，老而偏殘，雖數十年孜孜汲汲，而灑汗微茫，杳無踪向。獨念風林寒夜，細字秋燈，閉門蒙被，敲月推窗，以求雅合于前修，繼遺響于空谷。而山鬼恹人，徒竊揶揄，又豈待海內通人，嘲其末技之雕蟲，不足以宏厥旨，無濟民生，優竊廩祿，飽食素餐，有負國家之恩多矣，寧不深慚自愧也哉！是爲序。

一九七五年春，趙樸初先生因『散之翁屢以詩書畫見貽，……並得讀行篋中詩稿，益深欽佩』而『謹次韵三年前惠贈之作，奉和一章』。和詩中有『莊嚴色相臻三絕』之句，可見在趙樸老心目中，林散之先生是無愧于詩書畫『三絕』之譽的。然而長期以來，散之老人的詩名一直被其書畫之名所掩。人們津津樂道的是作為『當代草聖』的林散之在書法上的成就如何輝煌，而往往不了解作為『詩人』的林散之在詩詞創作方面的用功之勤、見解之精、功力之深、造詣之高。

中國素有『詩之國度』的美稱。按照中國傳統文化觀和藝術觀，《詩經》為『六經』之首，詩歌又位于各藝術門類之首；中國古代文人往往將一切藝術（包括文學、音樂、繪畫等）的旨歸皆指向『詩意』（或『詩境』）。散之先生是一位典型的中國傳統型文人，吟詩作詩當然地成了他的精神寄託和生活方式。他曾對我們說過：『人家只知道我會寫字畫畫，其實我對詩下的功夫最深，字其次，畫又次之』。他六歲入塾念書時就最愛讀詩，不幾年就將《唐詩三百首》背得爛熟，並掌握了做舊體詩的基本功。十歲以後即能吟詠。十七歲時便將自己平日的窗課集為《古棠三痴生拙稿》。在此後的七十餘年歲月中，他始終以詩為伴，『風林寒夜，細字秋燈，閉門蒙被，敲月推窗；以求雅合于前修，繼遺響于空谷。』散之先生晚年為自己書寫墓碑時，對自己的定位是『詩人林散之』——他認為自己首先是一位詩人，或許他認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在于詩歌。

散之先生主張詩歌應『以氣為主，以精神為旋斡』、『無性情，不足以言詩；無志，更不足以言性情』、『所養深，讀書富，吐屬數言，流于萬匯，元氣渾成，合為一體，斯為上乘不凡之品』。他學詩先宗盛唐，『後改中唐，力宗少陵』；繼而又轉學宋詩，『取唐詩之溫潤者入宋詩之瘦硬』，力求于腴潤中見骨力，于風神中見思理。經如此轉益多師、兼收並蓄，終於融會貫通而到達『元氣渾成，合為一體』之境，創作出一大批寄託遙深、情感真摯、構思巧妙而自然、語言質樸而清新的『上乘不凡之品』。

我們無法在這篇短文中對散之先生的詩詞創作做出具體而深入的分析 and 評價。只在此轉引啓功先生評語：『伏讀（林散之）老人之詩，胸羅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讀萬卷書而行萬里路者，發于筆下，浩浩然，隨意所之，無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應手之樂』。散之老人對自己的詩歌創作亦頗為自許，多次向人表白『詩、書、畫，我的詩是第一位的』。他對自己的詩稿十分珍愛，曾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身邊的東西，有可留的，有不可留的。詩